

## 黃國彬〈再逢大地〉

乘火車在華北平原飛馳，你會叫無邊無際的廣袤震懾。在你眼前，以風的速度疾滾向天邊的，是名副其實的大地。

第二次見到大地，是在北美洲。一九八〇年乘飛機從意大利往多倫多，一過大西洋，看見一萬五千公尺之下碩大無朋的土地，白茫茫的從十萬億世界之外靜捲而來，再向十萬億世界之外靜捲而去，剎那間，我幾乎要窒息。

以後，從芝加哥飛西雅圖，晴天麗日下看波音七四七噴射客機的巨翼，以時速八百公里抹過一萬五千公尺之下的平原，抹好幾個小時仍抹不盡，名副其實的大地，又一再向我展示真面目。

要接受大地的撞擊、震撼，最佳的方法是乘火車衝入不毛之地；或射過大草原、大平原。對，射過大草原、大平原，像神矢從后羿的巨弓射出，呼嘯着奔赴遠方，以地平線外的永恆為鵠的。

到多倫多後，工作太忙，還沒有時間實現奢侈的願望：坐火車橫越加拿大，就像一九七七年如電鞭掃過華北的空間。空間的誘惑太大了，如果我是阿彌陀佛，能夠許四十八個願，其中一願必是：成為彗星，曳着一百萬公里、甚至三億公里的長髮繞太陽飛旋，在武王伐紂時出現，授殷人其柄；在魯文公十四年秋七月，孛入於北斗；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，進入千百萬具望遠鏡的焦距，然後繼續不羈的旅程，輕而易舉地切過天王星、海王星的軌跡。我再來時，當年看我在昴星團附近出現，或看我橫跨半個天空、威脅着銀河系的人早已回歸大化，或成為白髮老翁了。

在昴星團附近出現，離太陽二億五千萬公里、離地球一億公里嘯過望遠鏡的焦距多好！這樣的幻想不能實現，在多倫多再逢大地也不錯。

那天，學校的同事請客，我坐着主人的車子從多倫多北部西馳，再度看到了天之廣、地之闊。

加拿大除了西部有崇山外，其餘部分都是一去千里的平地。置身其中，你覺得空間在四周恣縱地馳驟，那麼跋扈，那麼飛揚。其實，即使在大多倫多市內，離開了商業區，空間已經會逼你睜目驚視的了。在香港，建築物都向高空發展；如非出海，視線通常拋不遠。到了多倫多，發覺加拿大彷彿在向我炫耀空間，市外絕大多數的建築物都不超過兩層，或正方，或長方，雍容坦蕩地向四邊展開，彼此相隔又往往很遠。加拿大人使用空間如此慷慨，如此大方，真叫我這個香港人眼界大開。在香港，中、小學校舍鮮有低於三層的（母校皇仁，是

我所知的唯一例外)。多倫多的中、小學，則以兩層、三層為常態。至於其他建築物，也像一方方的豆腐，平平扁扁地放在天空下。

出了大多倫多市，在北部的郊區飛馳，建築物越來越疏落，草地、田野越來越廣。時速百多公里的汽車朝遠方的一棵矮樹射過去，好久好久才射到；前面又有一座小屋，從地平線下面冒出來挪揄小小的汽車。高速公路，這時在前面射過來，剎那間已射入了車後的天邊。面對眼前那地接天、天連地的空間，我感到昂揚，又有點驚悸。想不到見過長江口的鴻濛和巴黎天原大道，再逢無垠的廣袤時，仍有這樣的感覺。漸漸，我的頭髮迎風而舞，而且開始發光，延長……十公里，一百公里，一百萬公里，一億公里……最後，我全身燦爛如銀河，橫跨了半個天空，並以駭人的高速，衝太陽風奔赴近日點。

(文章曾經修改)